

天
天
天



新芽

XIN YA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新 芽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儿童短篇小说集。这个集子通过七个不同的故事,反映了少年儿童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,特别是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,深刻地体现了批林批孔以来,广大红小兵的高度觉悟。从一副对联、一滩药渣、骆驼蹄印中,他们听到了阶级敌人的霍霍磨刀声,从而协助里弄干部或民兵、边防军叔叔,揪出了阶级敌人或逮住了苏修特务,保卫了祖国,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,自己也从中受到了很好的锻炼。

作品故事情节生动,人物形象鲜明,文字浅显易懂,适合小学中年级阅读。

新 芽

上海《红小兵报》社编

陆汝浩、丁纯一 插图

庄心田 装帧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30×1035 1/32 印张 2 字数 32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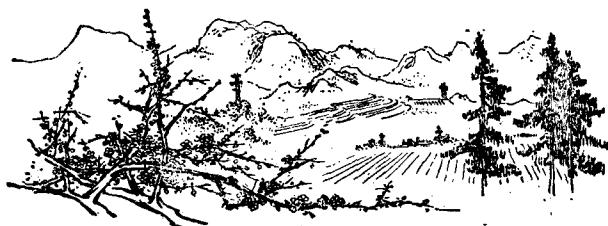
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: R10171·406 定价: 0.13 元

目 录

战斗.....	浩然(1)
理论问题.....	王锦园 俞天白(12)
追踪.....	蔺鸿儒(18)
新芽.....	张重光(29)
在新光里.....	非 立(36)
雨具.....	庄新儒(44)
逮“熊”.....	木 青(52)



战 斗

浩 然

春节来到，胜利大队象一锅开水似地沸腾起来了。

去年革命生产双丰收，粮食产量跨长江；入了冬，水电站绘好蓝图，新果园订妥规划，单等正月十五一过，人欢马跃闹春潮，今年当然是个更大的胜利年！人们可高兴啦！杀猪、宰羊、磨面、蒸糕，头好几天，鞭炮就不断辟叭乱响。

人人都高兴，只有弟弟小群生气，那张小嘴巴撅着，都能拴上一头毛驴啦！

小群为啥生气呀？因为“拥军优属”的事儿。往年个，一临近春节，小学校里就组织好多个拥军

优属小组，帮着烈属、军属、荣誉军人干好事儿，哥哥大群总是当小组的头头。那时候，各小组都抢啊争呀，都想早到多干。小群呢，过去听爸爸讲过解放军打侵略者的故事，后来又看过解放军保卫祖国边疆的电影；接着，就是去年，他上了学，在课本上和“小人书”里，跟英雄的解放军叔叔见面更多了。所以呀，他早就想当一名“拥军优属”小组的组员。头一年春节，哥哥说他小，不要他；第二年春节，哥哥说他不是学生，没收他；今年呢，哥哥没话可说，总算答应了。可惜呀，哥哥对这件重要的工作任务没有往年那么热心积极啦。多让人生气呀。

小群放学回来，路过军属杨大娘家，见一群红小兵每人拿着长柄笤帚和短柄笤帚，正给杨大娘扫院子。小群到跟前一看，不是哥哥那个小组的，就跑回家里：“妈，哥哥哪？”

妈妈说：“他从学校回来，饭也没吃，到你爸爸他们那个社员哲学讨论会上旁听去啦。”

第二天，小群放了学，又路过军属杨大娘家，见一群红小兵有端勺子、有拿刷子，正给杨大娘糊窗户。小群到跟前一看，又不是哥哥那个小组的，

急忙地跑回家里：“妈，哥哥哪？”

妈妈说：“他放学回来，门也没进，到饲养场和编筐组找老贫农搜集材料去啦。”

今个是第三天，小群再也忍不住，放学后，没回家，撅着嘴巴，到处找哥哥。

天上挂着灰云彩，空中飘着小雪花，风里边掺着菜饭的香味儿。

小群跑到大队部。

哲学讨论会开得正热烈，哥哥没在这儿。

小群跑到饲养场。

骡马驴牛香甜地吃草料，根本没有哥哥的影子。小群站在街头正着急，忽见图书馆那边开着灯，灯光亮堂堂。他跑过去，扒着玻璃窗往里看，不由得乐啦。

阅览室里，坐着五个红领巾。他们每人面前摊着一张报纸、一个本子，手里握着笔，聚精会神地抄写着。中间那个细高的个子、鲜红的脸膛、亮晶晶眼睛的少年，就是小群的哥哥大群；别看只有十三岁，积极、能干、敢斗争，贫下中农人人夸他好。

小群用冻红的手指头敲玻璃：“嗨，你们到这



儿玩来啦？”

屋里的人被他吓了一跳。

哥哥大群抬起头，见是弟弟，皱皱眉头，说：“我们正在战斗，别捣乱；进来等等，咱俩一块回家。”

小群见里边没啥好玩的，就不肯进去，一个

劲催哥哥快走。

哥哥不理他，埋下头，“刷刷刷”，写得更快啦。他先写完停住笔，等别的同学都抄完了，才说：“胜利完成任务，回家吃饭休息，准备参加明天的战斗！”

红小兵们又跳又唱，高高兴兴地往外走。

小群扯住哥哥的手，一边走一边问：“你们干啥玩哪？”

哥哥说：“没有玩，是抓大事！”

“骗人，春节前后搞拥军优属才是大事哪。”

“你说拥军优属怎么搞才有意义？”

“当然知道啦！”

哥哥看他一眼，笑着说：“知道好，明天起早咱们一块去优属。”

小群也笑了，睡梦里还在笑。他梦见他给军属扫院子，笤帚抡成一朵花；他梦见他给军属糊窗户，好似铺上一片云彩；他梦见杨大娘给儿子写了信，解放军叔叔说谢谢他——一下子把他笑醒了。

哥哥还没睡，正拿着毛笔在纸上画什么。

“哥哥，你干吗不睡觉？”

“我呀，在战斗！”

小群第二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满窗彩霞满屋光辉，哥哥早把衣服穿戴整齐了。他赶忙起来，洗了一把脸、吃了几口饭，找来一把大笤帚。

哥哥说：“不用这个家伙。”

小群又找来一个打面糊的大铁勺。

哥哥说：“也用不着这个。”

小群挺纳闷。

哥哥从立柜上拿过一卷纸，递给弟弟：“这是

两张画，你好好地拿着就行了。”

小群一看，是夜间哥哥画的，心里明白了：“噢，送给军属贴在墙上。”

哥哥笑笑，怕小群弄坏，不让他抖落，拉着他的手，急忙往外走，找小组的同学集合。

太阳升起来，天气暖融融，雪花晒化了，街道上显得更干净。广播喇叭唱歌曲，爆竹一声接着一声。



军属杨大娘笑容满面地迎到大门口，连声说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，谢谢你们啦！家里的活儿都让大伙抢着干了，好几个组来了都没有抢着……”

小群一听心里挺难受，看看，晚到一步，好事儿没干上。

哥哥大群跨到杨大娘跟前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大娘，我们这个小组，一不给您扫地，二不给您糊窗，这些生活上的优待放后边，我们先要做一点‘政治优属’，您一定会高兴地接受的。”

小群根本没听过“政治优属”这个词儿，直眨巴眼。

哥哥不容他问，让他把手里拿的画展开。

哟，第一张画的是林彪的贼脑袋。

吓，第二张画的是孔丘的瘪咕脸。

哥哥立正了身子，掏出小本子，脸上显出严肃的表情，眼睛冒起愤怒的烈火，高声说：“我们红小兵拥军优属小组，今年跟军属大娘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，一块儿开展革命大批判，彻底批臭林彪和孔老二……”

杨大娘一听，鼓起巴掌：“新鲜，好，好！”

哥哥大群接着说：“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中国的孔老二。他跟历代那些快要灭亡的反动派一样，尊儒反法，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、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。我们要把他批倒斗臭，肃清流毒……”

哥哥的声音洪亮、字句清楚，把大伙都吸引住了。当他的话音一落，另外四个红小兵都争着发言批判。

一个揭发批判林贼鼓吹“生而知之”的天才论、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。

一个揭发批判林贼宣扬“上智下愚”的唯心史观、恶毒诬蔑劳动人民的罪行。

第三个红小兵刚要发言，坐在凳子上的军属杨大娘站了起来：“孩子们，等等，我也批几句！”她说着，回到屋里，拿出一卷纸，抖落开，是一副春联，送给大群：“你给大伙念念听吧！”

哥哥大群接过对联，念道：“上联是‘母训子十载有方’，下联是‘儿参军全族光荣’，横批是‘高贵门第’……”

小群和红小兵们听完之后全都楞住了。

杨大娘气愤地说：“这对联，是昨天天黑以后，杨忠孝给我送来的‘礼物’，让我过春节的时候贴在门上，让大家看……”

哥哥大群一跺脚说：“杨忠孝是历史反革命分子，他这对联闻着不是味儿，里面一定有鬼。”

杨大娘说：“我捉摸了一夜就是有鬼。你们

想，我儿子能成为国家有用的人，那是党培养教育的，怎么成了母训子呀？我儿子当了人民解放军，保卫祖国，是咱全大队贫下中农的光荣，这光荣怎么成了全族的？”

大群接过来说：“咱们全大队就您跟他姓杨，拉关系来啦！”

弟弟小群也听出一点味道，插一句：“那句‘高贵门第’是啥话呀？”

大群又一跺脚：“全是臭气难闻的孔孟之道！”

杨大娘说：“就是呀！咱们全国人民正大批孔孟之道，敌人怕得要死，变着法的保孔孟之道，有空子就钻，真得提高警惕！”



大群愤怒地说：“保孔孟之道，就是保林贼；他们是白日做梦，办不到！”

杨大娘感动地说：“有你们这样的好后代，大娘我就放心了。”

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正批得热烈，只听得一阵歌声一阵笑声，又涌进三个“拥军优属”小组的同学。他们有的拿着笤帚，有的端着面糊。

大群高声说：“同学们，咱们一块儿干吧，又搞批判又干活，用实际行动拥军优属。”



杨大娘说：“对，对！
新糊了窗子屋里亮，搞
了大批判心里亮，把院

子打扫干
净，也要
清 理 思
想，好跟
随毛主席
革 命 到
底！”

同学
们鼓起巴

掌。

小群乐得抿不上嘴。他开始弄懂“拥军优属”是战斗，自己正在战斗着哪。





理论问题

王锦园 俞天白

闪电引路，闷雷敲鼓，暴雨哗哗地倾泻下来了。

我在灯下写稿批判林彪、孔老二鼓吹“仁义道德”的谬论。这是我们学习马列小组的战斗任务。写着写着，我就觉得碰上这种“理论问题”，可真难！不如踢足球那么有劲……

这时，忽听得有人在门外喊我名字。雨这么大了，谁会来呢？

我把门打开。一个裹着塑料雨衣的人闪了进来。他把雨衣一掀，露出一张湿淋淋的圆脸盘，明亮的眼睛忽闪忽闪地象会说话。嗨，这不是我们

六(3)班红小兵排长大刚吗？好了，我写稿的困难好解决了！我这高兴劲儿啊，可真没法说。

说起大刚，我们班同学人人都翘大拇指，论体育活动，他踢球脚头硬、速度快，论文娱活动，他能指挥唱歌还会编快板。更出色的是，他从小学三年级起，就跟着他那当装卸工人的爸爸认真学马列、毛主席著作，几年如一日，从没间断过。如今他是我们班学习马列小组的组长，同学们都说他是属“钻子”的，学习中碰到啥问题，不钻透绝不罢手。我虽然也是学习马列小组成员，可是比起他来，差远了……

我接过大刚的雨衣一抖，滴滴嗒嗒，地上湿了一片。没等我找来拖鞋给他换上，大刚就问：

“写稿子当中有啥困难？”

我把稿子一推：“瞧，正想请你来帮我打‘虎’！这种‘理论问题’……”

大刚仔细看了看我桌上那份没有写好的稿子，说：“打狼要有棒，打虎要有枪。战斗就要学理论啊！”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列宁的《青年团的任务》说：“我们一起把这段学习几遍，好不好？”

他一翻就翻到了一个段落，句子下面划着红